

〈隔窗〉

我看著，小熊頭撞玻璃窗，牠遲鈍地繞獸舍，不定時走回來撞。動物園的小遊客們看著，撞一下，真可愛，牠在玩吧？撞第二下，牠眼前是新的一批孩子的笑臉。我是志工，不，我是在這站整天抵服務學分的大學生。貓熊發瘋沒？某次學姐問我，之後說你們動物園真小。傍晚的班機，她回南京，我不打算送行。小熊迷茫地望著我，牠不會理解前些日子的夜。

和學姐怎麼搭上話的？記憶如窗上的城市夜景，透著濕氣，稀薄浮動。

是暴雨，那天我們在茶園田野調查，貓空的雨乘著風，沿山路迎面俯衝下來。我的傘斷了，索性走最前頭替同學們擋雨，她走近，俏皮地拎著傘，大雨將我們二人和其他學員隔開。她靠到我耳旁，溫熱的鼻息很快吞沒於雨的寒意，她問：「嘿！你是圈內的吧？」什麼圈？文青圈、樂團圈？能想到所有我看起來像的標籤在我腦中繞圈，她自顧自說：「這點台灣倒比我們那好！不是才釋憲？」這圈？我是，好像也不是。我點頭。

公車經警專，擠滿人，來台北一年我仍不習慣。她靠在我肩上。我稱她學姐，她名字是跟作風一樣大方俐落的兩個字，工作坊裡她是唯一的對岸交換生，發言卻比我們幾個台生加起來更多。此刻，學姐慵懶地說起她女友，我看過照片的帥T，她玩著菸盒。

上車前，學姐要買東西，進了小七直往櫃台。「65號。」店員抽出一盒菸，她遲疑，怕是忘了帶錢，只見她說：「要火。」手機給店員一掃就出去。「怎麼以為我沒錢啊？我可有支付寶！」我一直以為支付寶只能在中國用，屏東十八年外加台北一年的生涯中，我第一次親眼看見有人用支付寶。第一次抽菸是學姐教我，和今天一樣是工作坊結束的夜。「點火要吸氣啊！」咳，咳，咳「哎呀！誰讓你吸這麼大力？」大學在景美溪旁，微雨，淋濕學姐纖白的手，路燈下瑩瑩透光，她一手為我擋河岸的風，一手替我點火。二人一瓶啤酒，學姐白皙的鵝蛋臉泛紅暈，長髮隨風輕盈飛舞，大眼睛裡溶著堤岸燈火。她非常漂亮，幸好我對她沒有愛情的想像。

「不講她啦。倒是你？和學妹怎的？」公車顫動使學姐的長髮不停搔我脖子，「沒啦她只喜歡亂摸我，約單獨見面又推說忙。她沒認真抱我.....」最傷心的，我顫抖後學妹那句「抱歉啊我以為女校都玩很大」高中讀女校，上大學後我不願承認。

「你呀！十九歲的小T，女孩子家的嘴都沒親過，你不急？我替你急！」公車搖蕩，學姐美麗的臉倒在窗上多彩的街景裡，繽紛虛幻且輕，薄。我是T，這學期開始，上學期結束對小易的多年暗戀，想來，他跟學妹真像，白淨柔美，小易後來和他學長在一起。我是T嗎？不承認自己是女人，可以是女同性戀嗎？這

學期猛然意識到對 s 的愛慕，我趕緊 Google 搜索「突然變同性戀怎麼辦」，點選知識，連結男同志交友軟體，再連結男男 A 片，我很不情願地在搜索欄裡補個「女」字。下車，越走越熱鬧，接近景美夜市。「你就跟學妹玩，你真喜歡的是你班上那誰.....」是 s，學姐的語調如步伐矯健迅速。工作坊認識以來，我幾乎陪她跑遍全台北的夜市，我曾問她對這些在不同地點無限複製密集繁衍的小吃招牌，不膩嗎？學姐想了想說：「台灣夜市啊，很像，跟我們那也像，但就帶點兒不一樣。」

經過小攤，仍賣著世大運的海報，學姐說世大運弄得好，我說暑假在屏東看轉播，她停住。「呀！女排隊長阿非！帥慘啦！」學姐興奮地指著海報，「我女友跟她可像啦！」是，我看過照片，都是經典款陽光大帥 T，跟我一點也不像。我是 T 嗎？捏捏自己瘦弱的膀子，學姐早勸我該多運動，不該這麼「娘們」，如果我是 T，我一定要像她們。聊到世大運對國旗與台灣旗的爭論，學姐突然沉默，許久後，一字字緩慢而清晰地說。

「如果我是台灣人，我一定支持台獨。」

記起上一次學姐木訥，我們剛看完香港電影《十年》，第一次看她眼中含淚，她顫抖著說：「我能理解香港人台灣人要獨立，可祖國真真不能分割！不能啊！」學姐的淚倒映在校內公車的髒窗上，像大霧裡的光點，也像灰塵中的玻璃渣。學姐恍惚地送我到宿舍，隔窗看她離開，路燈的昏黃疊在她肩上，好遠。

「呀！不聊那些！言歸正傳！學妹只想隨便摸你，但你想做愛嘛？」是，好像也不是。我點頭。

「可是你知道怎麼跟女孩子做愛嗎？」學姐恢復往常的自信笑容。

搜索欄裡補「女」字後，連結到漫畫《我可以被擁抱嗎？太過寂寞而叫了蕾絲邊應召》，評論說是少女體血書，不確定是否能透過少女體讀懂血書的我，慚愧，看完有被雷打到的感覺。我想要一個能擁抱我的女人。闖上漫畫，不是初次看女體與女體交合，兒時誤觸躲在家中的 A 片，大量男女少量女女，我一次次想像自己擁有強壯的手臂，直到在螢幕前被發現，「可恥」出現在幼小的形容詞彙裡。

即使我只是看，什麼都沒做。「看漫畫就行了吧！」我們擠入夜市的人潮，我壓低聲音在她耳邊。「漫畫會教手指怎麼動？」學姐在人聲轟轟中恣意大笑，我臉上一陣熱。

不跟漫畫學難道跟健教課本學嗎？從小，健教課本只讓我知道男女平日有別，必要時才融合。小學六年級，難得有新意，換得老師闖上課本說：「雞姦就是男生找不到地方插，所以插屁股，叫雞姦。」那時我不懂，但已捕捉老師口中的鄙視，莫名憤怒，好像罵的是我一樣。男女平日有別，必要時才融合。高中畢業闖上課本，十八歲，合法，開始必要了，沒有健教課。身邊的同學漸漸有性經驗，我卻毫無動靜，用看八點檔的心情看男同學們討論的 A 片。我想要一個能擁抱我的女人，擁抱就夠了！教育告訴我們年齡不到想做愛是不好的，可恥的，那年

齡到了卻不想了呢？

「要不我教你呀？」學姐輕挑一笑，如用纖白的手指將纖白的涼菸推入我口中那天，她艷紅的唇，細緻的臉，很美。我知道學姐深愛她女友，她只是開玩笑，跟學妹碰我一樣。「不用！我大概是無性戀。」我說，學姐不可置信地大笑起來，周圍擁擠的遊客和攤販都轉過來，我死命低下頭。「沒試過別說，你呀！十九歲了，連自己是什麼都不知道！」語畢，學姐買了珍奶與隔壁攤的雞排。第一次有人跟我談，甚至要教，除課業以外的事我學得很慢，不能歸罪教育，是我自己的問題。

要先檢討自己，國中時我也這麼對自己說。

屏東烈日蒸騰著操場的腥臊汗味，落單的我被擋住去路，他們在我眼前站開，右手握著什麼似的箍成圈，在褲檔前，前前後後搓弄，一邊喊：「來！兔子！吃紅蘿蔔！」那時開始，我不喜歡和同學說話。他們討厭我不會沒原因，不像女孩的女孩竟不擅於運動，不梳妝的臉外加兔牙，根本汗辱制服裙與長髮。他們笑著，我感覺他們是在說著：「我們有你沒有的，你一輩子殘缺。」從那時我不喜歡跟同學說話，還能說什麼？轉往課本。眼前學姐吃起烤肉。此刻我偏執地想，這是為何我能從屏東那間小破女中擠進文山區頂大，為何能跟對岸官員女兒並肩的原因。

繼續考高分吧，我沒失去什麼重要的，我不該覺得可惜。

「可惜呀，有點不爽！」相似的語調，不是學姐的聲音。從過去對話我知道這「不爽」表示身體不舒服。眼前那團女孩正買著貴到離奇的袋裝水果。「也是陸客。」我推推學姐的手。「什麼『也是』？哼！你們台灣人眼裡，以為對岸的都一個樣！南北方就大不同！」學姐鄙視地瞟一眼那團女孩，其中一個把水果籽吐在地上。學姐常說「你們台灣」，同學裡有人喜歡說「你們大陸」。「你們大陸人全都不懂台灣，不要論統獨！」那時同學激憤，學姐冷冷回了：「沒研究過別說，你呀！以為自己真的了解啊？」學姐後來說很多關於台灣的禁書她自己找來讀，之後才明白，這點兩岸都一樣，教科書只要你點頭，不要你懂，只要你考高分。選擇題只要你選擇立場，之後說服自己是對的。

「呀，飽啊。」學姐口中最後必吃的一攤，是跟剛剛那團女孩一樣的袋裝水果。「來，給你摸摸。」學姐抓著我的手往她腹部探去。隔著薄衣，我只想著學姐的肚子如同隔壁攤賣的麻糬，白細膨軟，有彈性，十分可愛。她按著我的手往下滑，我觸碰滾燙爐球般猛抽回手。我連自己的都不算碰過了！母親的也沒有(扣除出生那次)，學妹的有次和她玩著差點，s的更是絕不可能。關於s，我總做不了選擇。

那次考完一起吃飯，走上窄而陡的樓梯，三五好友，我跟在s後頭。她的身體在我眼前顫動，很近，像A片的視角，我立刻責罵自己，下流極了。一頓飯我不說話，一看她，就臉紅。那一閃的念頭，我沒敢也無法想下去，如同很難想像AV女優平常穿衣服的樣子，很難想像同學不穿衣服。暗戀小易多年，我對他

從不曾有這樣的聯想。s 撩起長髮，不同於學妹和小易的短髮，她微卷稍亂的長髮染成漸層棕色，不同於學姐純黑瀑布般的直髮。s 像隻蓬鬆慵懶的母獅，我是困在樹上發抖的小獸，她不急，她知道我遲早自己跳下去，到她溫暖的巨口裡。草原如此寬廣，她不急，她根本不缺我這一餐，就是我跳下去，她也未必有興致吃。

然而，我對她全心渴望的，仍只是一個認真的擁抱，想及如此，我血液奔湧的，衝到心裡卻冰涼了。朋友中一對男女曖昧說笑，s 起鬨。我沉默，他們不能理解我，我不能理解他們。

「暗了，不坐公交，打車回去吧！」學姐隨手扔了裝水果的塑膠袋。燈影模糊的黑夜的路上，記不清我們聊了什麼。聊同婚修法？兩岸統獨？聊陳綺貞換風格？蘇打綠繼續休團？聊今晚要不要在學姐房間過？之後怎麼辦？

「維持現狀，好吧？」學姐唯美的笑。

呆立著，我的視線被計程車上升的窗切斷，窗上反照出扭曲的我。車啟動，我的身影扯散在風中。

傍晚了，我想著學姐的班機緩緩升空。「咚。」眼前小熊再撞了一下，孩子們的笑聲剛離去。小遊客們留給小熊垃圾，可愛的牠可愛地崩潰。若我是小熊我一定想自殺，若小熊是我呢？小熊該想想野外飢餓受寒的熊努力活著，感到自責嗎？人們關你是為了保護你啊，也便於觀賞。

小熊繼續頭撞玻璃窗，不定時，撞著，撞著。從來沒人發現？是我多心？說不定牠真的只是在玩？

離開前，我仍選擇向園方反應了。